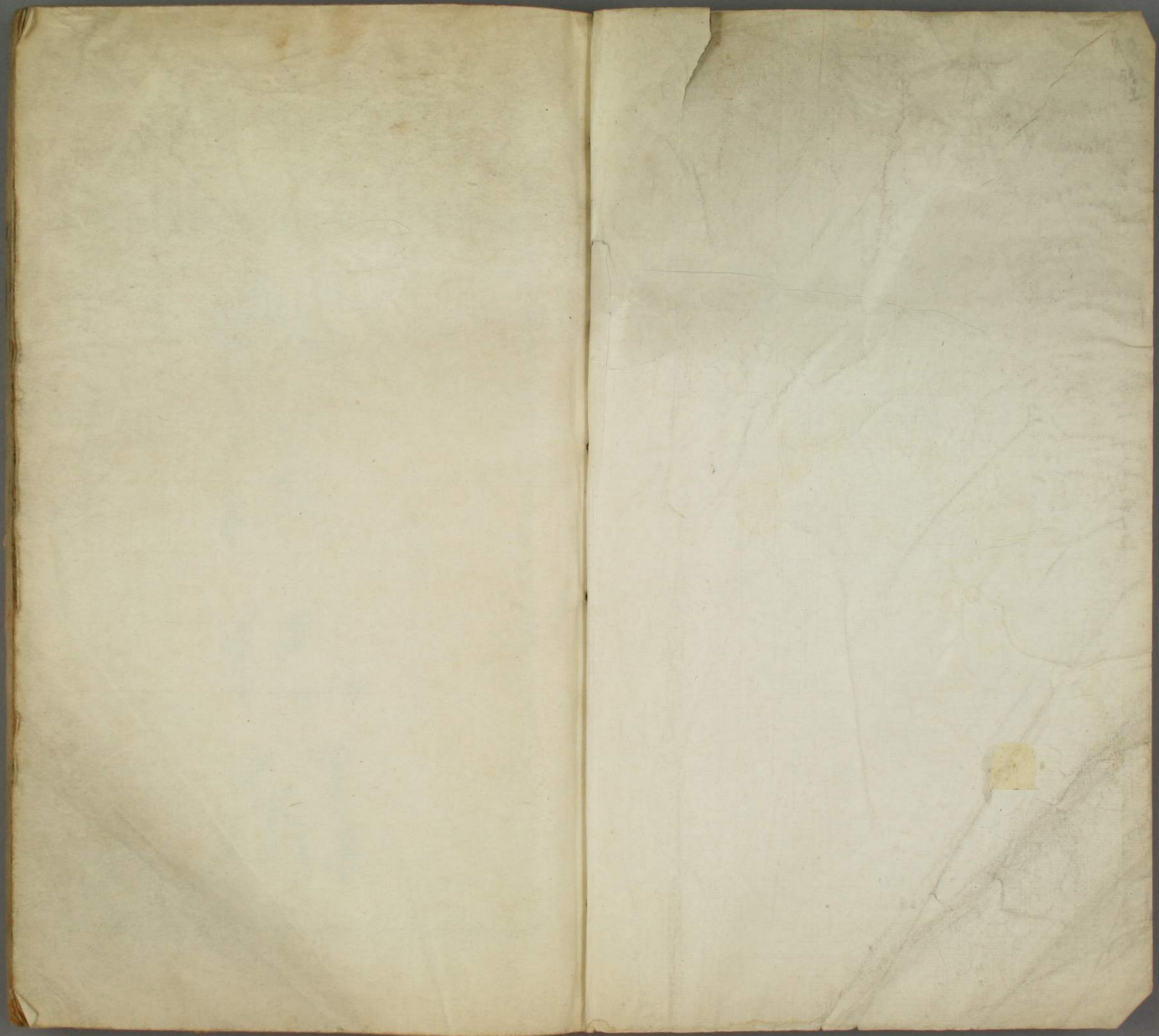




松漢紀聞

ル 5
3266





松漢紀聞



十
六

3888

松漢紀聞



十一
三十一
六十一

3367

松漢紀聞

十一
十七
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松漢紀聞一卷續一卷宋洪皓撰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五年進士建炎三年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既至金人迫使仕劉豫皓不從流遞冷山復徙燕京凡留金十五年方得歸以忤秦檜貶官安置英州而卒久之始復徽猷閣學士諡忠宣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乃其所紀金國雜事始於留金時隨筆纂錄及歸懼為金人搜獲悉付諸火既被譴謫乃復追述一二名曰松

漢紀聞尋有私史之禁亦祕不傳紹興末其長子
适始校刊爲正續二卷乾道中仲子遵又增補所
遺十一事明代吳瑄嘗刻入古今逸史中與此本
字句間有異同而大略相合皓所居冷山去金上
京會寧府纔百里又嘗爲陳王延教其子故於金
事言之頗詳雖其被囚日久僅據傳述者筆之於
書不若目擊之親切中間所言金太祖太宗諸子
封號及遼林牙達什北走之事皆與史不合又不
曉音譯往往譌異失真然如敘太祖起兵本末則

遼史天祚紀頗用其說其熙州龍見一條金史五
行志亦全采之蓋以其身在金庭故所紀雖真贗
相參究非鑿空妄說者比也

松漠紀聞



宋 洪皓撰

昭文 張海鵬訂

女真卽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
 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
 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爲戰鬪之狀上謂侍臣曰天地
 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
 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其江甚
 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

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眾及靺鞨兵
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
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
刺史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
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
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為女直契丹之諱俗訛為女
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
之北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為首
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

守予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

生女真即
金國也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
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為熟女真酋
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
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
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諡曰文烈者為子其後
楊哥生子闍辣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龕福追諡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懿

松漢紀聞
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
名佯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闕追謚
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李革名實魯
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祖太師名胡
來追謚惠桓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
核里頗追謚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
太師名滿刺束追謚穆憲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
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
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刺束追謚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

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
卽阿骨打也滅契丹謚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
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日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名晟
謚文烈皇帝號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
之孫繩果之子繩果追謚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
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爲第五又生第七子乃
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
二太子爲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

曰蒲路虎為交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礪力本側切

室所生為太師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曰三太子為

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為越王行臺尚

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死自固礪

以下皆為奴婢繩果死其妻為固礪所收故今主養於

固礪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王與固礪粘罕爭立以

今主為嫡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為宋王太傅領尚書省

事與滕王虞王皆為悟室所誅次日賢為沂王燕京留

守次日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措鄂感切板措板彼云大也孛極

烈吳乞買時為儲君嘗謀盡誅南人

闖辣封魯王為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被囚因

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今為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本日粘

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移賚粘罕為西元

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孛極烈都元帥

孛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甫好讀書

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鄔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陳王爲
左相誅宋竟滕虞凡七十二王後爲兀朮族誅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戶者女
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
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人卷髮
深目眉修而濃白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
有兜羅絲毛氎狻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膈膈礮砂
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寶鐵刀劍烏金銀器多爲商
賈於燕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

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

毛連以羊
毛緝之單

其中兩頭爲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
甚麓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細

然所征亦不貲其

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別珍
寶蕃漢爲市者非其人爲僧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
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
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爲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
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
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翳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
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

其種類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爲勝風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瑟爲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狀又善結金線相瑟瑟爲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絲甚華麗又善撚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打換達靛辛酉歲金國肆眚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卽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徃反卽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婿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賓盡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

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子頃與其千戶
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爲悟室子婦
靖之妹曰金哥爲金主之伯固礪側室其嫡無子而金
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
祿大夫爲吏部尚書其父死託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
璘爲誌高宇以趙貧命趙爲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
濡甚厚曾在燕識之亦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
州昌墨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

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寶烏李不過數
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氏與他
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
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
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
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
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
保機滅其王大誣誤徒其名帳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
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

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
至其貴族高氏弃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
民益蕃至五千餘戶勝兵可三萬人慮其難制頻年
轉戍山東每徙不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
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爲圍池植牡丹多至三
二百本有數十榦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
五千賤買而去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舊爲東京置留
守有蘇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
隱聞雞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

皇王不得立鞅鞅嘗賦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
羞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宗
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筏載行其國初倣唐置官司國少
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爲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爲僧自
爲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三年費竹
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

古肅慎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尚在在渤海國都三十
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

合蘇館河西亦有
之有人館在黃河

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入館
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入館
報之後背約再取入館而三城在
河西屢爭不得其一城忘其名 其人驚朴勇鷲不能
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
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
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遏山下不敢登其巢元經
二年出關而敗復降疑即黃頭室韋也金國謂之黃頭
生女真髭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而白多因避契丹諱
遂稱黃頭女真

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眾星共之
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狄之
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
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
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室急
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杙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
其强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
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為言亦

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為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
固礪善待之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
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青使
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闕
閱高者女真浸忿遂叛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
親有以眾叛間入其境上為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
首五百女真賞其酋為阿盧里移賚彼云第三箇官
人亦呼為相公既
起師才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眾五萬禦

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眾寡
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
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師器
甲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
都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
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遼
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據其宿憤見者必
死國中駭亂皆莫為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
浸逼中京中京古
白霽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為國王骨打

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爲兄弟國及尚主使數往
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
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跳至上京過
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初大
觀中本朝遣林摠使遼遼人命習儀摠惡其屑屑以蕃
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
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杖半百
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迺走小勃
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謀者言婁宿軍且

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
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
爲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跽于天祚前
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
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走河西也
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
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
皆成圍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榦季春

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
鑿冰釣魚放弋為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
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
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
彼俗大槩以小名居官上後與

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
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恠其日高不來使
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
柁畏罪而竄詢其所
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

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

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

于合董城城去上京
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

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
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
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
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實所
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病

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叩其
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慙不敢出某
亦懼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為腋氣所侵
故帶槐以辟之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為西軍大監軍久
不遷常鞅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
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
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
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
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

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
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
軍否以不識對問為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

適爾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

北人稱雲

中為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都書曰
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
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
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韃
達韃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

圍之達鞞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金國舊俗多指腹為昏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婿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旂貯之其次以瓦旂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男女異行而坐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寒具蜜餠以松實胡桃肉漬蜜和糯粉為之形或方或圓或為柿蒂花大略類湖中寶皆餠人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瀾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麤者煎乳

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婿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

禮畢婿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

馬者視之塞痕則留好辣辣則退不好留者不過什二

三或皆不中選雖婿所乘亦以充數大氏以留馬少為

耻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婿皆親

迎既成昏留婦氏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

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奴曰亞海婢曰亞海軫牛馬

十數羣每羣九牴一牴以資遣之夫謂妻為薩那罕妻

謂夫為愛根

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卽跪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旣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餅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中華僧被

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爲戲女
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
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
聚爲亂剋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
識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謹帝后見像設皆梵拜公卿詣寺則僧坐
上座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
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游之家多爲僧
衣盂衣鉢也甚厚延壽院王有質坊二十八所僧職有正

副判錄或呼司空

遼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尚存

出則乘馬佩

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不統有罪者得
撻之其徒以爲榮出家者無買牒之費金主以生子肆
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凡有師者皆落髮奴婢欲脫隸
役者纔以數千囑請卽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舊俗
姦者不禁近法益嚴立賞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嘗有
家室則許之歸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遞僧尼自相通及
犯品官家者皆死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時

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渤海敕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
一僧以榛杓榛杓木名有文縷遮道而獻可愛多用為椀曰可以
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
以此器導我邪顧左右令窪勃辣駭彼云敲殺也即引去行
刑者哀其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
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
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為壽無它志也
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
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

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昌法而乃敢顯
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或上有官人為之

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

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

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

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

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

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

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
珠笑卽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籠官二十輩
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
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
寃不能脫竟以焚死

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雞
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臠

音蒲騰肉也

以餘肉和藜菜擣曰

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今主方
革之

金國新制大氏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法
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歐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
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妬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爲古無
此法曾臧獲不若也

北人重赦無郊霈子衞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爲余都
姑叛一爲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
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豪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
與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
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爾

松漠紀聞

松漠紀聞續

宋 洪皓 撰

昭文 張海鵬 訂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
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
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
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
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

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居西樓宿氊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卽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

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內庫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爲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悟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諾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烝焉悟室在闕下被都也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問其故

曰放偷敢爾悟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彼法縛者必死撻撻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

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悟室
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誅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
外方小裁無傷至七月魯竟宋滕虞諸王同日誅庚申
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字文字文語悟室
悟室時為陳王 悟室不
以為怪至九月而誅蓋亦應天道如此

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經
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官預
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日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

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
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
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日府元至秋
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日敕
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敕頭補承德郎
視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
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
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
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

封彌謄錄監門之類試闈用四柱揭綵其上目日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回避尤重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校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者曰榜其名試院欲開餘人方知中選後又置御試已會試中選者皆當至其國都不復試文只以會試榜殿廷唱第而已士人頗以為苦多不願往則就燕徑官之御試之御試之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明制遂絕經至於為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研童子科止有趙憲甫

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為之又有譯史或以練事或以關節凡遞敕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大州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兀朮諸貴人除授則令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羔皮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間高慶緒渤海人

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碁具也

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采其芽爲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無生薑至燕方有之每兩價至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楪中以爲異品不以雜之飲食中也

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殺羸發風故不食生達靺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皆脊脂以爲假熊白食餅餌諸國人以它物易之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至舉羣萬計皆失亡牧者馳馬尋逐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三月八月兩剪毛當剪時如欲落絮不剪則爲草絛落可撚爲線春毛不直錢爲氈則蠹唯秋毛最佳皮皆用爲裘凡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兼皮以進必指而夸曰此潛羊也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榦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

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栗

渤海螃蟹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國蟹螯石
舉鮑魚之屬皆有之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里上京即西樓也三十里
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鋪
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董鋪七十里至賓
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州東鋪二
十里至濟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小寺鋪五十
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鋪五十里

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味類甜
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錄云以牛糞覆
棚種之予攜以歸今禁圃鄉園皆有亦可留數月但不
能經歲仍不變黃色鄱陽有久苦目疾者曝乾服之而
愈蓋其性冷故也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
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
於此舊云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晉改為混同江其俗剗
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

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後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國
運糧者多自國都往五國頭城載魚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榦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
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為臥沙
細肋北羊皆長面多髯有角者百無二三大僅如指長
不過四寸皆目為白羊其實亦多渾黑亦有助細如箸
者味極珍性畏怯不舐觸不越溝壑善牧者每羣必置
殺羸羊數頭殺羸音古力北仗其勇狠行必居前遇水
人訛呼殺為骨

至沒瓦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里至楊相店四十
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鋪四十里至宿州北
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
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
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
十五里至兔兒塢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十
里至軍官寨四十里至惕隱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
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
至童家莊四十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

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
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
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
里至赤峯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
里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縣四十
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五
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縣三十里至潞縣三十里至
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里自東
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皆下

坡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金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
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
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
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
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
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
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請定官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法

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紛官無常守事與言矣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剗弊救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啟文物度數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里同風聰明自民不凝於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宏遠可舉而行克成厥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欽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

按當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爲精密尚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進御府以塵乙覽恭俟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名實實舉興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徐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儻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荅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爲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以後舉示將不刊爰

易先皇已頒明命順攷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
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
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
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
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於今而累歲
庶同乃繹僅至有成掇所先行用敷衆聽作室肯構第
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條之紊自餘款備繼此
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揭爲萬世之
常尤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

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
丕承洪緒一紀於茲祇適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
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舉
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蓋變則
通而通則久故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
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人皆顏
閔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
在茲所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
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異偶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載惟

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嘗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
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尚
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遽易爲難政有所因姑宜仍舊漸
祈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件
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宋克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
之辟茲維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敦以
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統臨蓋由文烈
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爲否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

間有懷蠶蠱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聯諸父位
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繫協力肆登極品兼綰劇權何爲
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昵
信宵人煽爲姦黨坐圖間鼎行將弄兵皇叔太傅領三
省事克國王宗雋爲國至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
虛驕肆己之怒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惑衆力
擯勲舊欲孤朝廷卽其所踈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
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渾觀會寧少尹胡實刺郎君
石家奴千戶述离古楚等競爲禍始舉好亂從逞躁欲

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
大臣次欲危其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
存含覆第嚴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
之分蔑然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
福日者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
乃窮相與之黨得厥情狀孚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
莫敢詭辭而抵譟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兇
悉殄於今日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
誑誤更不躡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犯古

猶欽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陳王悟室加恩制詞曰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望親親
尚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迫羣情祇膺顯號爰第景風
之賞孰居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屬爲諸
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之冠當艱
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著龜如濟
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歸賴嘉
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姦指
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並茂古今罕倫迨茲慶賜之頒

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
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
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
相國賜語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
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
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袞珠旒端臨雲陛玉書金璽
榮昇椒房恭受以還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並日
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之文章

俯矜奉事之勞飭遣光華之使溫言獎飾美號重仍顧
拜命之甚優慙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訓益勵肅心
庶幾婦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

后父小名胡搭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
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
謹始卜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明昌良深抃頌
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
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

德視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於窆
與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闕屆春之
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
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
副使宣德郎季膺等齎表詣闕以聞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春
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孚應天
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閩衆甫以常新不怒而威觀庶邦
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邁昌期遠

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曾莫預於臚傳同億兆人心但竊

深於善祝

云云

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輕車都尉賜紫

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阨窮漠耳目所接隨筆纂錄

聞孟公

庚

發篋沐都危變歸計創艾而火其書禿

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諸子佩三緘之戒循陔
侍鄰不敢以北方事置齒牙間及南徙炎荒視膳
餘日稍亦談及遠事凡不涉今日強弱利害者因
操牘記其一二未幾復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

疾遂廢不錄及柄臣蓋棺弛語言之律而先君已
齋恨泉下鳩拾殘藁塵得數十事反袂拭面著爲
一編紹興丙子夏長男适謹書

松漠紀聞

松漠補遺

金國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
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旻閔
也遂併閔諱之

金國中丞唯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山秋水

謂去國數百里

逐水草而居處

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至國則歸其

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外道雖
有漕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賊穢畧無所憚

金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關

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為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

金法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

北地漢兒張獻甫作太原都軍

都監也

其姊夫劉思與侍

郎高慶裔為十友之數張有一犀帶國初錢王所獻者號鎮國寶帶是正透中間龍形

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象

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把已為無價天祚以此作兔鶻

中國

謂之腰

條皮 插垂頭者

鹿頂合燕以北者方可車須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血脉通冬至方解頂之上為合正須亦作合好者有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實北人謂角為鹿角合頂為

鹿頂合南中止有鹿角合南鹿不實定有髓眼不可車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時不中

麋角與鹿角不同麋角如駝骨通身可車却無紋生枝不比鹿皆小鹿頂骨有紋上下無之亦可熏成紋

犀有三種重透外黑有一暈白中又黑世艱得之正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班犀有游魚形諸犀中水

犀最貴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帶其中一點白以紙燈近之即時滅有濕氣疑是水犀

耀段褐色涇段白色生絲為經羊毛為緯好而不耐豐段有白有褐最佳駝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

秋毛最佳不蛀冬間毛落去毛上之麤者取其茸毛關西羊為之蕃語謂之羯勒北羊止作麤毛

先忠宣松漠紀聞伯兄鏤板欵越遵來守建業又刻之暇日搜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歲侍旁親聞之者目曰補遺附載於此乾道九年六月二日第二男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書

松漠補遺 終



松漠補遺

